



当代外国文学名著译丛

后来发生了战争

〔苏〕贝·瓦西里耶夫 著

陈 铎 张小军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Борис Василбев
ЗАВТРА БЫЛА ВОИНА

译自《ЮНОСТЬ》1984. №6

后来发生了战争

〔苏〕 贝·瓦西里耶夫 著
陈 铎 张小军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天门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 印张 2 插页130,000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

统一书号:10107·500 定价:1.05元

序 幕

我们班给我留下的，除了回忆以外，还有一张照片。这是一张集体照。班主任在当中，他的周围是女生，男生在两侧。这张照片已经褪色，又因为摄影师尽量把镜头对准班主任，所以在当时就照得不够清晰的两侧，现在就彻底变得模模糊糊的了。我有时觉得，照片的两侧之所以模糊，是由于我们班的男生还未及长大成人，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因而他们的五官和面目也就被时光冲淡了。

这张相片是我们在七年级(2)班时照的。考完试，伊斯科拉·波利亚科娃把我们拉到革命大街的一家照相馆：她总是爱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她大发议论说：“咱们上完七年级照一张，等上完十年级再照一张。想想看，到咱们都当了爷爷和奶奶的时候，再来看看这些照片该多有意思啊！”

我们拥进了窄小的“更衣室”；在我们之先，已有三对青年男女、一位老太婆带着几个小孙孙，还有一个班的头发蓬松的顿河哥萨克等在那里，都急着要留影纪念。那群哥萨克坐成一排，个个神气活现地拄着马刀，他们那一双双不害臊的哥萨克眼睛一个劲儿地盯着我们的女生。伊斯科拉很不喜欢这种场

面，她马上同照相馆谈妥，等轮到我们的时候再叫我们。随后，她便把全班同学带到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去了。为了使我们不致跑散和打架，特别是怕我们去践踏草地，伊斯科拉自称是一位先知。莲娜把她的眼睛蒙住，她便给大家算起命来。她是一个慷慨大方的先知；经她一算，每个人将来都有一大堆子女和能装满一车皮的幸福。

“你能为人类发明出一种新药。”

“你的第三个儿子将是个天才的诗人。”

“你会建起一座世界上最美的少年宫。”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预言。只不过很可惜，我们没能再次去照相馆，当了爷爷的统共只有两个人，当奶奶的人数也比照片里七年级(2)班女生的数目少得多。有一次，我们回学校参加传统的校友返校日聚会，全班同学只坐满了一排。当年上完七年级(2)班的四十五人之中，只有十九人活到了一头白发的年岁。所有从照片上望着我的男生中：四个还活着。

当时，我们那一伙人数不多：三个姑娘和三个小伙子。三个小伙子是：我，帕什卡·奥斯塔普丘克和瓦利卡·亚历山德罗夫。我们总是在济娜·科瓦连科家里聚会，因为济娜有自己的房间，她的父母又一早就上班不在家了，所以我们在她家里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济娜很爱伊斯科拉·波利亚科娃，还和莲娜·博科娃挺要好；我和帕什卡非常热中于体育运动，被认为是“全校的希望”；行动迟缓的瓦利卡·亚历山德罗夫则是个公认的发明家。帕什卡是莲娜的倾慕者之一，我则对济娜怀着毫无希望的单相思。瓦利卡经常迷恋于他那些发明设想，就如同伊斯科拉一心一意考虑她那些活动一样。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朗读被伊斯克拉称之为值得一看的好书，我们还在一起做功课，一起聊天——谈书和电影，谈朋友和不喜欢的人，谈“谢多夫号”破冰船，以及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芬兰的局势和西欧的战争等等，或是毫无主题地神聊一通儿。

还有两个人偶尔也出现在我们这一伙中间，其中一个受到我们的欢迎，对另一个大家都公开表示不喜欢。

每班都有一个忠厚老实的优等生，全班都拿他逗笑取乐，但又把他奉若名胜古迹，坚决加以保护，不许外人侵犯。我们班的这个老实人名叫小沃瓦·赫拉莫夫。刚上一年级，他就宣布自己不叫弗拉基米尔，连弗拉基米尔的小称沃夫卡也不是，就叫做小沃瓦。从此以后，大家便一直叫他小沃瓦。他连相好的都没有，更不用说知心朋友了。不过他喜欢和我们“套近乎”，每次来到，就在一个角落坐下，坐上一晚也不开口，只有两只耳朵支得比脑袋还高，那是因为他推个小平头，所以两只耳朵格外显眼。小沃瓦看过很多很多书，还会解最最难解的习题。我们之所以尊敬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品质，另外也因为他在场对任何人也没有妨碍。

至于伊斯克拉有时领来的那个萨什卡·斯塔梅斯金，我们都瞧不上眼。他属于不可救药的那一伙，骂起街来野得像个赶大车的，可是伊斯克拉心血来潮，要把他改造过来，于是这个萨什卡就不只是呆在大楼之间的门洞里了。在这以前，我和帕什卡经常同萨什卡以及他的狐朋狗友打架。我和帕什卡两人无论如何也忘不了这一点：比方说，只要我一看见萨什卡出现在地平线上，我那颗被他打活络了的牙齿便不由得隐隐作痛，哪里还有心对他友好地笑一笑啊？可是伊斯克拉说今

后要经常领他来，我们也就只好忍耐了。

济娜的父母鼓励我们聚会。他们家全是女孩子，济娜是最小的女儿，她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离开了娘家。家里的什么事都由妈妈作主，爸爸看出女性的数量优势之后，很快就投了降。因为他通常到深夜才回家，我们很少见到他。但是当他偶尔提早回来，必定要到济娜的房间来看看，而且总是高兴地惊讶一番：

“噢，青年人？你们好，你们好，有什么新闻吗？”

说到新闻，伊斯科拉可是个专家。她有一种把谈话维持下去的惊人本领。

“我们和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济娜的爸爸根本没细想过这个问题。他没有把握地耸耸肩，露出负疚的笑容。我和帕什卡认为，他被人类的半边天彻底吓破了胆。其实，伊斯科拉经常是把一些她自己早已将答案背得滚瓜烂熟的问题拿来问人。

“我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伟大胜利。我们把世界上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的手脚都捆住了。”

“对。”济娜的爸爸说，“你的看法很对。我们那儿今天出了点事儿，采购组供给的钢型号不对。”

车间生活对他来说是亲切易懂的，谈到车间可就和谈到政治大不相同了，他两手不住挥舞，放声大笑或是怒气冲冲，站起身在房间内跑来跑去，经常踩疼我们的脚。我们都不爱听他的那些车间新闻，因为我们对体育、航空和电影要感兴趣得多。可是济娜的爸爸一辈子都在旋他那些铁锭。我们带着青年人那种残酷的冷漠表情听着他讲，济娜的爸爸每次或

迟或早总会发现这种情况，因而觉得非常尴尬。

“当然罗，这是小事一桩。应该把眼光扩大一些，我明白。”

“我爸爸真是个唯唯诺诺的人。”济娜难过地说，“我怎样也没有办法把他改造过来，真要命。”

“这是旧社会留下的胎记。”伊斯科拉用权威性的口吻议论道，“在沙皇制度骇人的压迫之下出生的人，长期觉得自己的意志受到束缚，对未来也怀有恐惧感。”

伊斯科拉善于讲解，济娜则善于倾听。济娜听每个人讲话的态度不同，但都是用整个身心去听，仿佛她不仅听到，而且还同时见到、嗅到和感觉到这些话似的。她非常好奇，又过分容易与人接近。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她。然而，大家又喜欢聚在她们这个女性居多数的家庭里。

这大概是由于她的家令人感到特别舒适、特别亲切和特别清静的缘故。她的爸爸和妈妈说话的嗓音不高，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可以冲着大声嚷嚷的对象。这个家里总是在浆、洗、掸、扫，又蒸又煎的，而且一定得烤馅饼。别看这些馅饼是用价钱便宜的黑面烤的，可我至今还记得它们的味道，而且至今还认定从来也没吃过比这种土豆馅的馅饼更美味的东西。我们就着便宜的夹心糖块喝茶，一边吃馅饼，一边闲聊。瓦利卡则在这个住宅里串来串去，东张西望，看看能搞些什么发明。

“我把煤油炉接到自来水管的龙头上，你们看好不好？”

“你是不是要让茶里掺上煤油呀？”

“不是，我是要把自来水加热。火柴一擦，水管就会变热，

自来水也就烫了。”

“那你就接吧。”济娜同意了。

瓦利卡又是接，又是敲，又在墙上凿洞，又弯水管。他从来也没搞出过一件用得上的东西，可是伊斯克拉认为重要的是设想的本身。

“爱迪生也不是每次都成功的。”

帕什卡提出：“要不要我揪住瓦利卡的两只耳朵把他提起来一次？爱迪生就是有一回让人揪着耳朵提了起来，所以马上就成为了个伟大的发明家。”

帕什卡真能揪住耳朵把瓦利卡提起来。他很有劲，能蜷起腿爬绳，能拿大顶，还能在单杠上大胆地做“大回环”。这要求经常加强锻炼。帕什卡从不看书，但是喜欢听别人朗读。因为经常是由莲娜·博科娃朗读，所以帕什卡与其说是用耳朵来听，还不如说是用眼睛去听；他从五年级起就和莲娜要好，而且他的爱憎是持久不变的。伊斯克拉朗读得也不错，但是她过于喜欢边读边讲解，所以当我们打算朗读特别有意思的书籍时，宁愿要莲娜来朗读。我们当时读了不少书，因为那会儿还未发明电视，我们兜里又没有钱，连票价便宜的日场电影也看不起。

从童年时代起，我们就以我们最关心的事为题来做游戏。各个班级不是比赛分数和成绩的百分比，而是比赛看谁有幸能给帕帕宁北极考察队队员写信，看哪个班有被命名为“契卡洛夫^①班”的荣誉，看谁能争取到参加工厂新车间开幕式或派

① 契卡洛夫为苏联英雄、著名飞行员。1937年首次完成从莫斯科经北极到美国的不着陆飞行，1938年试验新飞机时遇难。

代表欢迎西班牙儿童的资格。

有一次我参加了欢迎西班牙儿童的代表团，因为我夺得了百米赛跑冠军；伊斯科拉也参加了，因为她是全优生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我们从欢迎会上带回来对法西斯的满腔仇恨和四个橙子。我们全班庄重地吃了这四个橙子，每人分到一又二分之一瓣，另外加上一点橙皮。我到今天还记得那橙子的特殊香味。

我还记得自己由于不能去营救“切柳斯金号”的船员^①而伤心难过，因为我的飞机被迫降落在雅库梯亚，没能飞到北极探险站的营地。这是一次真正的迫降，原因是我没背出一首诗，得了个“劣”。后来我才把这首诗背会了：“是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②事情是这样的：教室墙上挂着一幅自制的大地图，每个同学都有一架飞机，得一个“优”便可以向前移动五百公里，可是我得了个“劣”，于是我的那架飞机被取下来了，不准再飞。这不只是登在教师记册上的一个“劣”，它对我本人来说很糟，对我坑苦了的“切柳斯金号”船员也有一点（也稍稍有些）糟糕。

搞这张地图是伊斯科拉想出来的。

在九年级时，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让我们以《我愿当个什么人？》为题写一篇自由发挥的作文。全班同学都写了他们想当个红军指挥员，连小沃瓦也想当个坦克兵，从而博得一阵欢呼。是的，我们都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的命运是严峻

① “切柳斯金号”1933年10月在白令海峡被浮冰围困，向北漂浮，起初被冻住，后被挤毁，苏联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出动飞机，将全体船员救出。

② 引自莱蒙托夫《包罗金诺》一诗。

的。我们自己选择了这种命运，盼望能够参加陆、海、空军，我们自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当时最有男子汉气概的职业莫过于当兵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走运。上八年级的时候，个头儿就赶上了爸爸。因为爸爸是红军指挥员，所以他的旧军装就归了我。这套军装包括军服上衣、马裤、军靴、军官皮带、军大衣和一顶用深灰色呢子做的布琼尼式军帽。在一个美妙的日子，我把这套漂亮已极的军装穿上了身，整整十五年都没有脱下来，直到复员为止。当时军服的式样已经改变，但价值依然如故：它仍旧是我那一代人的服装——最漂亮、最时髦的服装。

所有小伙子都对我羡慕不已，连伊斯科拉也不例外。

伊斯科拉试了试我的军服上衣之后说：“我穿着当然是大了一点儿，可是穿着它多舒服呵。特别是把皮带束紧点。”

我经常回想起这句话，因为它有时代感。我们人人都努力把腰带束得更紧，好象每时每刻都会应征入伍，好象整个队伍投入战斗去夺取胜利的战备状态都取决于我们的仪表如何似的。我们当时还年轻，但所渴望的并非个人的幸福，而是个人的功绩。我们还不知道，要建立功绩，先得播种和培植。它是慢慢地成熟起来的，要经过一个看不到的充实力量的灌浆过程，以便有朝一日能迸发出耀眼的火焰，这火焰的光芒将长久地照耀着今后的几代人。对于这一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而我们的经历过革命烈火考验的父母却非常清楚。

我似乎记得，我们谁家也没有浴室。噢，不对，有一家是有浴室的，不过这事留到以后再谈。我们通常是三个人一起

上澡堂：我，帕什卡和瓦利卡。帕什卡先是用硬得要命的擦子给我们搓背，然后要在蒸汽浴室里美滋滋地呆上好久。他喜欢热得无法忍受的蒸汽，我和瓦利卡为他泼水供汽，但是我们自己却坐在下层，帕什卡则在最上一层嘲笑我们。

“年轻人，你们好呀！”

有一回济娜的爸爸，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科瓦连科羞羞答答地用木盆遮掩住下体，侧着身溜进蒸汽浴室来。他一丝不挂的时候更显得瘦小和难看了。

“你们这儿热了点儿。”

“这还算热呀？”帕什卡在上层鄙夷地大声嚷道，“这才不过是亚热带的气候！纯粹是安纳帕^①！喂，瓦利卡，再加點热汽！”

“轮到鲍里卡了。”瓦利卡说，“鲍里卡，加汽。”

“有必要吗？”科瓦连科怯生生地问道。

“有必要！”我不客气地顶了一句，“蒸汽不会把骨头烫断的。”

“那得看对谁了。”科瓦连科淡淡一笑，这样说道。

我马上把一满盆水哗啦一声泼在石头炉子上，立即丝丝地冒出一股股蒸汽，直往上冲，帕什卡乐得大声吼叫，科瓦连科叹了口气，站了一会儿，想了想，端起木盆，转身走出去了。

他转过了身……

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脊背，那个被刺刀、大刀、马刀捅得和砍得疤痕累累，疙疙瘩瘩的脊背，那上面一点好地方也没

① 安纳帕：苏联克拉斯诺达尔边区中心，濒临里海，气候温和，为儿童疗养地。

有，全都布满了国内战争留下的紫红色印记。

伊斯克拉的妈妈也是经过国内战争而变了样。我不知道她身上是否也有疤痕，但是她的心灵上却有和济娜爸爸脊背一样的伤疤。这一点我是后来才懂得的。

伊斯克拉妈妈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帮助我回忆起来。她经常到中小学、中等技术学校、工厂和集体农庄演说。她讲起话来简短生硬，就象喊口令似的。我们都有点怕她。

“你们要记住，革命仍在继续。在我们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之前，还将继续下去。你们要准备斗争，严酷无情的斗争。”

说不定，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我的幻觉而已？我一天天衰老下去，与那个时代相去越来越远，而且今天已经不是当时那个现实的本身，而是对那现实的想象支配着我的头脑。可能是这样，但我想逃开年龄对我的提醒，我想回到那些日子去，再度变得年青和天真无邪。

第一章

“清楚啦，清楚啦，清清楚楚啦！”济娜不等听完妈妈的嘱咐，便大声嚷嚷起来。

她急着要把门关上，搭上门钩，可妈妈象往常那样还逗留在门口作最后的指示：要洗、要熨、要刷，还要将衣物煮一遍，把地扫干净。真是要命，怎么每次临上班，她还能想出那么多事来。往日济娜总是耐着性子听她把话讲完，可偏偏在今天

妈妈磨蹭得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济娜脑子里产生的那个念头又要求有所行动，何况这个念头来得这样突然，而且连济娜本人都认为它近乎是罪过的呢。

今天早晨，济娜梦见自己在一条小河的岸上。这个夏天她头一回不是以普通小姑娘的身份去夏令营，而是满怀责任感去当辅导员的助手。整个夏天她都严厉地皱着两道毛茸茸的眼眉，所以鼻梁上方的眉心处留下了一条垂直的白印。济娜为这条白印感到非常自豪。

但是她不是梦见自己和那些她要为之皱起眉头的少先队员在一起，而是梦见和中队辅导员、教师以及别的首长这些大人们在—道。他们都在沙滩上晒太阳，济娜非常喜欢在浅水的地方扑通，所以还在那儿拍水。后来人们吆喝了她一声，她立即上了岸，因为她还没有摆脱对大人唯命是从的习惯。

上岸的时候，济娜感觉到有道目光盯住自己，那是男人专心注视、评头品足的目光。她十分难为情，用两只手紧紧捂住湿淋淋的胸部，尽快趴在沙滩上。在甜蜜的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她想象自己没有穿游泳衣，光着身子躺在岸上，于是她的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但仍旧没有睁开眼睛，因为这种恐惧并不吓人。这是另外一种恐惧，是叫人想看它一眼的恐惧。她催妈妈出门，不是因为自己有这种恐惧而觉得惊慌，却是由于想看一看这种恐惧而感到的害怕。这个她所害怕的决定在她心里正同害臊的感情打着架，她不能战胜谁，济娜自己也还没有把握。

搭上大门的锁之后，济娜回到房间，头一件事就是把窗帘拉严，然后开始飞快地把身上衣服扒下来随便一扔：晨衣、衬衫、乳罩、裤衩……她刚要抓裤衩，拉起松紧带，马上又

放开手，松紧带把她晒得黑黑的肚皮狠狠地弹了一下，使她清醒过来了。她站了一会儿，等怦怦跳动着的心脏平静下来，然后蹑手蹑脚地向妈妈的大穿衣镜走去。她如临深渊似地向镜子靠近，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眼睛不敢朝前看，到了镜子面前才抬起眼皮。

在冰凉的铅色镜面上反映出个晒得黑黑的小姑娘，一双眼睛圆睁着，露出有罪的好奇心，而且闪闪发光，宛如两颗樱桃。她浑身上下都是巧克力色，只有鼓得与身材不相称的乳房和背带留下的两道印子白得难以置信，好象不是属于她身体的部分。济娜有生以来头一回有意识地以旁观者的眼光端详着自己的身体，一面自我欣赏，同时又感到害怕，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成熟了。但是只有胸部成熟，胯骨却不肯丰满起来，济娜生气地用两手拍了几下胯骨。不过，对胯骨她还可以将就忍受，经过一个夏天总算鼓起了一点点，因而已经显出了腰身。就是那两条腿才真正使她伤心透顶：它们象两个倒置的圆锥体，在脚踝的地方细得不成比例，小腿肚子平平的没有肉，两个膝盖也没有变圆，还象五年级的女生那样往外突着。这一切叫人看着都觉得讨厌，于是济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怀疑大自然永远不肯帮她的忙。全部有福气的姑娘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上一世纪的，因为那时她们都穿长裙。

济娜小心翼翼地挺起胸脯，好象是在掂量：唔，这部分已经成熟，充满未来的希望。也就是说，她将来就是这副模样——胖胖乎乎，结结实实，富有弹性。当然罗，如果能够再长高一点就更好了。她踮起脚尖，挺直身子，装作终于长高时的模样，基本上对自己表示满意。“等着吧，将来让你们好好瞧一瞧！”她洋洋得意地想道，因此跳起舞来，还在心

里哼着《疲倦的太阳》这首流行歌曲。

这时门铃响了，响得那么突然，济娜一听见便象在镜子前面转悠那样赤身露体向门口跑去，后来又飞快地跑回来，急急忙忙把扔得到处都是的衣服胡乱穿上，转回穿堂，边走边把晨衣的扣子系上。

“谁呀？”

“是我呀，济娜。”

“是伊斯科拉吗？”济娜把门钩拨开，“早知是你，我马上就开门了。我还以为是……”

“萨什卡离开学校了。”

“怎么离开了？”

“退学了。你是知道的，他只有妈妈一个人做工挣钱。现在上学要交学费，所以他退学了。”

“这太糟糕了！”济娜难过地叹口气，不再做声了。

别看济娜差不多比伊斯科拉大一岁，却有点怕伊斯科拉。她很爱伊斯科拉，并且也适当地听从她，但又总是有点怕她那股坚决劲儿，这个伊斯科拉总是那样坚决地既为其本人和济娜，也为所有她认为需要她这样做的人解决一切问题。

伊斯科拉的妈妈至今还穿着已经磨破了的特种任务部队的皮夹克，一双高统皮靴，腰间勒着宽皮带，这种皮带是能把人抽得留下一道道痛得火辣辣的红印的。关于自己身上的这些红印，伊斯科拉从来不曾对任何人讲过，因为丢人现眼比皮肉受苦更加难受，还因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她那个严厉、暴躁、不屈不挠的妈妈非常不幸，事实上是个孤身女人。伊斯科拉非常可怜她，同时也十分疼爱她。

妈妈十分不幸和非常孤单，这个可怕的情况是伊斯科拉

在三年以前才发现的，而且还是偶然发现的。有一次她半夜醒来，听到一阵阵尽量压低的号哭，哭声中还夹杂着呻吟。房间一片昏暗，只有一道亮光从那个把她的床铺隔开的橱柜后面透过来。伊斯科拉钻出被窝，悄悄地往那边一看，马上就怔住了。她看见桌子上的台灯亮着，上面遮着一张报纸，妈妈坐在桌前，弓着背，两手抱头，不住地晃动着身体。

“妈妈，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了，好妈妈？”

伊斯科拉向妈妈扑过去，妈妈则慢慢站起来迎着她，两只眼睛象死人的一样，后来脸色转白，浑身发抖，头一次解下了腰间那条士兵束的宽皮带。

“还偷看吗？还偷听吗？……”

伊斯科拉永远也忘不了妈妈的这副样子，对爸爸她却一点印象也没有：爸爸给她起了这个特别的名字之后，在她那遥远的童年时代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妈妈带着一贯的残酷无情的表情，把所有的照片扔进炉子统统烧掉了。

“伊斯科拉，你爸爸原来竟是个软弱的人。可他还当过政委呢！”

对于妈妈来说，“政委”这个词决定着一切。“政委”这个概念包含着她信仰的象征，人格的象征和她青春的象征。“软弱”与这个永葆青春锐气的名词是对立的，因此，伊斯科拉鄙夷软弱比鄙夷叛卖行为更甚。

对于伊斯科拉来讲，妈妈不只是一般的范例，甚至也不只是榜样。妈妈是她意欲达到的理想，当然，需要有一点修正，那就是伊斯科拉非常希望自己比妈妈幸福。

班上的同学都爱济娜和伊斯科拉这对女友。但是，如果说大家只是爱济娜，而且总是很快就能原谅她的话，那么大家就

不仅是爱伊斯克拉，而且还服从她，听她的话。大家都服从她，但同时却不能原谅她的任何过失。伊斯克拉一向深知这一点，而且还因此感到有些自豪，虽说要保持为全班敬畏的地位，有时并不容易。

比方说，伊斯克拉绝对不会只穿一条裤衩，光着身子在镜子前面跳舞。济娜想到这一点，脸上马上红了起来，同时又害怕伊斯克拉发现她脸上突然出现的红晕，因而脸红得越发不可收拾。她只顾进行这种内心斗争，已经不再听朋友说话，而只是一个劲儿地脸红。

“你搞什么鬼名堂了？”伊斯克拉突然严厉地问道。

“我？”济娜装出非常惊奇的样子，“瞧你说的！我什么鬼名堂也没搞。”

“你别撒谎。你一脸红，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脸红。我的脸就是那么红。大概我是个多血质的人。”

“你是个少脑筋的人。”伊斯克拉生气地说，“你还是马上坦白吧，这对你会好一些。”

“唉！”济娜毫无希望地摆了摆手说，“我不过是个完了蛋的人。”

“你是个什么人？”

“完了蛋的人。完了蛋的女性。这还不明白？”

“胡说八道。”伊斯克拉笑了，“简直没法跟你谈正经的！”

济娜知道该怎样排除别人对自己的怀疑。不过，“知道”这个动词很难用到济娜身上，对她来讲，还是用“感觉”这个动词更加合适。济娜确实能够感觉到在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来减轻女友对她产生的严重疑心。别看她是按本能行事，可